

轻叩山门

于云飞

吉林大学出版社



轻叩山门

于云飞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轻叩山门 / 于云飞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601-3832-9

I. 轻… II. 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3219 号

书 名: 轻叩山门
作 者: 于云飞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安斌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875 字数: 222 千字
ISBN 978-7-5601-3832-9

封面设计: 晓云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印刷
2008年5月 第1版
2008年5月 第1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丁子明

于云飞,吉林公主岭人,1952 年出生。笔名晓云、蓝鲸。曾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五年,1977 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艺术系(现东北师大美术系)。曾任报社编辑、记者、部主任、编委,现任四平日报社副总编辑,高级编辑。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吉林省新闻记者协会理事、中国地市报新闻美术委员会副主任。有散文、随笔等在国家和省报业评奖中获奖,有美术作品参加省展并获奖,有新闻摄影在全国新闻摄影评奖中获奖。著有《故国独行》散文、速写集,2001 年 3 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 录

代序

人生絮语	3
------	---

山高水长

谒李大钊烈士陵园	17
送盛连先生远行	24
无憾人生	29
姥姥 100 岁	35
痛哉建平	39
我的朋友刘兴才	43
敬老院长	51
责任	54

高山流水

《初识人生》序	61
---------	----

好友润山	65
画家王伟	69
领异标新	73
《东辽墨韵》序	75
激情大辽河	77
难得理解	81
摄影 历史的责任	85

长河秋月

玉门关	95
西夏王陵	98
田义墓	105
戒台古松	119
古镇周庄	123
水乡甬直	132

南行澳门	136
回眸宁远	142
雁鸣湖	157
再上长白山	160
五大连池	166
孤山石韵	171
偏脸城	175
轻叩山门	181
大帅府随想	189

辽水行吟

辽河源	197
牛河梁	205
辽中京	214
西辽河	223

辽上京	229
东辽河	240
大辽河	252

流年琐忆

感悟行走	261
“绿叶”记忆	267
粮食	273
记忆留痕	277
遭遇暴风雪	282

后记

后记	293
----	-----

人生絮语

(代序)

2001年《故国独行》结集出版时,就曾感受到,人生最可贵的莫过于时间。光阴荏苒,转瞬间六七年过去了……几天前刚刚过了55岁生日,盘点人生,几多感慨。

—

我出生于1952年,正值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之时,随之而来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到我记事儿时,发生了苏联先是和我国签订友好条约,支持我国经济建设,后又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事,这使很多在建的工程都停了下来。紧接着又遇三年自然灾害,这使国家经济建设的速度慢了下来。人民不得不过起节衣缩食的日子。那时每月的供应粮都不够吃,用野菜代替粮食是经常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每每到地里挖野菜时的情景。还能

想起当年吃玉米面糊刮锅底时发出的声音，那可能是世上最不想听的动静了。不刮不行吗？现在行，那时不行，点滴粮食都不能浪费，粮食就是命啊！这些今天听来似乎是很可笑的事，但当年又确是真实存在的。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到小学毕业时，“文革”风云突变。一时间，满街墙上尽是造反派写的大标语，各学校 and 机关门外及走廊里出现了很多大字报，因为年龄小不太注意写的是什么内容。后来走在大街上，不用看落款我就知道哪些大标语是哪个造反派写的，因为我喜欢美术，对于写得好的字就记住了。“文革”搞得学校不能正常上课，这时少小的我每天在家呆着，反而感觉特别的“忙”，还能“忙”什么呢？玩呗！弹琉琉、扇啪唧、打扑克、下象棋，或者在胡同里踢球。玩兴最浓的是下军棋，每次都忘了吃饭，如果有人陪可以玩到半夜，那时不懂得什么叫玩物丧志，反正是玩疯了。记得玩当兵抓胡子，玩到互相都抓不着时，夜已深就都各自回家睡觉去了，最后满街巷里只剩我一个人，才悻悻地往家走。小时候有很长时间我寄宿在姥姥家（这里说的姥姥家，指的是在东北工作的姥爷，姥姥已于上世纪50年代初去了北京舅舅家），因太贪玩到处乱钻弄得一身是土，加上半夜才回来，大姨非常不高兴，我要摸黑把身上打扫干净才进屋。当然也有值得一提的像点样的事，就是到处向同学、邻居借书看。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战火中的青春》、《破晓记》、《沸腾的群山》、《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青春之歌》等长篇小说，都是在这期间读完的。有时兜里有了一角钱，就跑到小人书铺呆上一下午，虽说看的是热闹，但它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的影响却不可小觑。

造反派们边斗当权派，边开始争斗你是他非，各不相让的结果最终发展到用武力来解决。那时我所在的不大不小的镇子里时常能听到枪声。不久我发现铁路的水塔上留下了不少弹孔，弄

得我好长时间不敢上街。武斗结束时已是1968年,开始所谓的复课闹革命,都待了整整两年了,能上学当然是件高兴的事。不想,学校里继续搞“斗、批、改”,派性作怪,教学难以维持,所闻所见竟然是一些老师和校领导被关牛棚,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权利。这样的氛围还想学习,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多年之后有人讥笑我,你工农兵学员,说是大学毕业,实际是初中毕业。我曾郑重地告诉他,你太高看我了,我哪够得上初中毕业?我实际是小学毕业。这真话固然让我说得太较真太固执了点,但一个时代如此,作为个人你又能怎样!近来,读到同济大学建筑系陈从周教授的一篇文章,文中有一句话,说的大意是,知识不完全是从课堂上得来的,自学和游历也是重要的知识来源。这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个道理,我赞成他这一观点。

二

1969年12月,也就是我念了一年半初中后,学校很“仗义”地把我的户口由城镇迁到农村,此时我的身份已经转为下乡知识青年了。18岁的我开始了向地垄沟刨食的生活。一千五年,没什么大收获,就是一个字“累”。一年365天除了年节回家看看,天天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跟地球较劲。这时我的两个弟弟也相继下了乡。看到三个儿子同在乡下,母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在三弟下乡时她流下了热泪。这是后来我回家时街坊邻居们告诉我的。听到后,我心里也很酸楚。在农村干到第四年时,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队里通知让我到大队去一趟,去了才知道是提拔我担任大队副主任,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件大事。因为我所在的生产大队有六个集体户,100多名知青,能在这么多人中把你选中,不能不说是对你的一种信任。对我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人

高兴的事儿,那就是连做梦都没想到的,提了个副主任,竟然能成为半脱产“干部”,累得总也找不着北的我,这回总算是可以喘口气了。待平静下来后,我不禁又反思起来,集体户将近20个人,都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四月份,站在冰冷的带着冰碴的水里,平整稻田的是户里的男生,队里只出一个打头的。春天刨茬子,人人手上打满了血泡,可没有一个不出工的。种地忙,都到“五一”了,才让回家把棉衣换下来。秋天割地,手不被刀划出口子的能有几人,但没有叫苦和不干的,特别是那些女同学更让人服气。又想到自己当了四年户长,户里诸如起猪圈等没人愿意干的活儿,我干得最多,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数不上数的小插曲。也许是为人的正直实在,也许是工作的任劳任怨,也许是一种工作的需要,反正是有了这次或许是公社对我的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今天再想下乡那些年,也真是吃尽了苦头。以往,每到初冬打完场后,总是要往粮库送公粮的,经过长时间的排队,多是深更半夜,才能把检验过的粮食送进粮囤里。扛起一个足有200斤重封不上口的麻袋,上跳板再把麻袋里的粮食倒到粮囤里,是我最打怵的活儿。所有的庄稼活儿除了扶犁、赶车,我几乎都干过,惟有扛麻袋,我身单力薄,望而生畏,也真的扛不起来。每到此时,我就像比膀阔腰圆能上跳板的人矮了半截似的,不啻人格受到侮辱一样,感觉非常不舒服,不敢想象那四年送粮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那年月很是有点儿意思,生产力发展缓慢,根本就没料到以后还会有“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一理论的提出,人就是被动劳动,对劳动规则的理解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要超前许多,春秋两季常常是日不出就作,日头都跑到地球下边去了才让回家。是为了每天那仅值块八毛钱的工分吗?是,又不全是,因为干不干不取决于你,你不想挣这个工分还不行呢!别说你是“接受再教育”,就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也都如此。

有一年秋天我费了好大的劲,和队长说好,给了我一次看地的机会。和我一起看地的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是个转业军人,开始参军是在国民党的军队里,解放长春时被俘而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之后,跟着部队打下了大半个中国,1950年又随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人,能活着从朝鲜战场回来,实属不易。我一直认为他是战场上的英雄,是有功之人。但他能武少文,讲部队南下和抗美援朝,多是支离片断的回忆,当时都当故事和笑话听了,现在回想起来多少也是些收获。由于印象太深,今天仍然记得我们一起看地时,经历过的那些事儿。秋夜凉风习习,黢黑寂静,四野除了清一色的庄稼别无它物,偶然听到天籁之音,那是夜行偏得。我下乡的地方,并非绝对平原,翻沟越岭时,有他在身旁我从没感觉过害怕。如今他已作古多年,留给我的忘年交的友情,忘不了的如烟往事。

三

1974年我被公社推荐上大学,到吉林师大艺术系,也就是现在的东北师大美术系学习。一个山沟里的知青,整天和土坷垃打交道,猛然到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好的学校来读书,这不是脱离“苦海”,步入“天堂”了吗?珍惜时光,把干农活儿的劲,都用到学习上,这是我当时惟一的想法和人生追求。如果让画画,每天必画到半夜,老师不撵,是没人张罗回寝室睡觉的。惟一让人百思不解的是,当年的学校还是强调学工、学农、学军,我们这些本来就来自工厂、农村、部队的学员,还是要经常下去劳动。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即使是走进了大学校门,想安心学习也是一件难事。临近毕业时,系领导和我说,你准备留校吧。这也许是我当了三年班长之故,但无论如何这是他和学校对我的一种认

可。直到今天我仍认为这是一种正风。像我这种性情耿介直来直去的治实之人,事前连个招呼都没打,人家凭什么非要留你?可惜我不识抬举,竟然和他说,我想回家云云。他先是一愣,不解地问,你回家干什么?其实我也没多想,只是觉得在老师手下当老师,不会有多大作为。就这样,不知好歹的我,毕业后好不容易才回到当地的文化馆上了班。

四

1980年《怀德报》复刊,报社首任总编把我从文化馆要到报社做美编,要得很急,连和家里人商量的时间都没给,上午通知,下午报到。做美编并不是我熟悉的工作,但却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转折,从此我开始有了至今28年的新闻历程。没什么可说的,既然来了,就要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不辜负领导的信任,这类似官腔的语言,你还别不信,当年的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那是个没有微机的年代,一个县报就一个美编,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1984年《四平报》复刊,筹建报社的班子要调我到四平。以我循规蹈矩、安于现状、不求闻达的思维方式,真是不想再折腾一次。怎奈好友、家人一再相劝,后来自己也觉得市报有好多地方优于县报,既然已经从事新闻,而且也下决心要以身相许,能开阔视野,尽我所能,也是一件好事。这回是我想来了,可我当年所在的报社又不肯放人,还是四平报社的领导亲自出面,多次和我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的领导协商,终于把我调过来了。这虽说已是24年前的事了,但今天回忆起来,心里依然是热乎乎的,我真诚地感谢这些引领我步入新闻行业的领导和同仁们!他们那种对工作执著,对事业负责,对同道关心,对后来者提携的精神,